

Hitler & Intellectuals

希特勒与知识分子

◆ 刘国柱 / 著



Hitler & Intellectuals

希特勒与知识分子

◆ 刘国柱 / 著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希特勒与知识分子 / 刘国柱著 .—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1.2

ISBN 7-80009-620-3

I . 希… II . 刘… III . 国家社会主义 - 研究 - 德国 - 现
代 IV . D095.16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80594 号

出版发行：时事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 编：100081

发行热线：(010) 68197599 68197595

传 真：(010) 6818647

电子邮箱：shishichubanshe@sina.com

印 刷：北京时事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5 字数：260 千字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定价：18.00 元

前　　言

当前，对文化与知识分子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的研究，已受到包括学术界在内的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从文化因素的角度研究历史问题已成为一种时尚。确实，任何重大历史问题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不仅是当时政治、经济、军事等因素的反映，更是一种文化积淀的结果，这种文化积淀使得某些历史事件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而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又都离不开生长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的知识分子的积极的或被动的参与。知识分子、包括哲学家、艺术家、文学家和科学家等等，他们的文化活动既是某种特定的文化氛围的产物，同时又为这种文化氛围增加了新的内容，使之不断向前发展。

人们已经习惯于对希特勒纳粹暴政的研究和谴责，但很少有人把纳粹暴政同德国文化联系起来，探讨纳粹暴政的德国文化渊源。纳粹暴政之所以出现在德国，希特勒之类的盗世奸雄之所以能够在德国掌权，除了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外，德国文化的特殊性自是其中更深层次的原因。而希特勒纳粹主义的意识形态，我们也可以从德意志历史上找到相应的文化渊源，特别是从德国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如哲学家费希特、黑格尔、尼采，历史学家特莱奇克、斯宾格勒，音乐家瓦格纳的思想中，

我们可以隐约听到纳粹主义的鼓噪。《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威廉·夏伊勒说希特的民族主义呼声即使到了第三帝国仍旧隐约可闻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甚至可以说，希特勒的纳粹主义就是德意志文化糟粕长期积淀的结果。在纳粹主义问题上，需要反思的不仅是德意志民族，德国的知识界更应反思自己前辈的思想，并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

希特勒的纳粹主义不仅给欧洲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德国人民自身也深受其害。作为知识界的同行，我们有权问一声德国知识界的前辈：在纳粹时代，你们都做了什么？这也是关心知识分子命运、关心知识分子历史使命的人们所不能回避的问题，同时也是本书所要揭示的问题之一。在书中，大家既可以看到曾经成为希特勒同路人的哲学大师海德格尔、艺术大师理查德·施特劳斯、诺贝尔奖获得者施塔特等在纳粹时代的表现，也可以看到以雅恩·佩特森、库克霍夫、西格等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的激烈抗争，还可以看到托马斯·曼、亨利希·曼、布莱希特、茨威格、魏纳特等流亡知识分子同纳粹政权的斗争。这些不同类型的知识界的代表为读者提供了不同的答案，相信读者会从中对知识分子在重大历史时期应发挥的作用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

本书的成稿得益于学术界前辈的研究成果，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国内学者金重远、朱庭光、张继平、赵鑫珊、李宏图等人的著作，从这些素未谋面的学者那里，我学到了很多东西，特别是拓宽了我的写作思路，甚至可以说，没有这些学者的前期研究，就不会有这部小书的问世。

由于语种的限制，本书的写作未能参考德文版的图书，而在中文版的图书中，所需材料异常分散，所以资料收集是本书写作的一大难题。幸得国内学友倾力相助，他们分别是《海外文摘》杂志社何桂全先生、东北师大的孙群郎博士、南开大学

硕士研究生连会新先生、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刘卫忠先生、华东师大硕士研究生安龙全先生和黎俊玲女士等。这些学友从四面八方提供了大量资料，才使得本书的写作成为可能，在此谨致以衷心的感谢。

由于自身水平所限，再加上对资料掌握的欠缺，本书肯定存在不少问题，敬希各位读者及师友提出宝贵意见。

刘国柱
2000年10月27日

目 录

前言 (1)

上篇 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知识界 渊源与德国文化传统

第一章 希特勒的极端民族主义与德意志文化传统	(3)
一、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最初呼唤者——人文主义者 和宗教改革家	(4)
二、从文化民族主义走向政治民族主义——莱辛、 莫泽尔、赫尔德与阿恩特、费希特和黑格尔 …	(16)
三、普鲁士学派的极端民族主义与纳粹主义的 文化先驱斯宾格勒	(32)
四、小结：知识界的民族主义思潮与希特勒的 极端民族主义	(43)

第二章 希特勒种族主义思想的知识界渊源	(45)
一、种族主义的理论基础——社会达尔文主义	(46)
二、德国的反犹主义文化传统	(51)
三、希特勒的种族主义“思想家”	(59)
四、希特勒的种族主义思想与政策	(70)
第三章 希特勒国家至上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文化渊源	(77)
一、德意志民族崇拜领袖和权威的文化传统	(77)
二、“绝对精神”和伟大人物——黑格尔哲学 和政治思想的核心	(79)
三、“生命意志”和天才人物	(85)
四、尼采的权力意志和“超人” ——法西斯思想的直接先驱	(92)
五、备受希特勒推崇的马基雅弗利主义	(100)
六、希特勒的极权思想与领袖原则	(103)
第四章 希特勒与德国军国主义的文化传统	(108)
一、德意志的军国主义文化传统	(109)
二、知识界战争与扩张的鼓噪	(121)
三、希特勒的“生存空间”与战争理论	(132)
第五章 地缘政治学说与希特勒的扩张计划	(137)
一、德国地缘政治学的初创 ——拉采尔和契伦的地缘政治理论	(138)
二、麦金德的“大陆心脏学说”	(143)
三、法西斯主义的地缘政治学家——豪斯浩弗	(147)
第六章 希特勒与瓦格纳	(157)

下篇 希特勒纳粹政权的文化政策与 知识界的呐喊和抗争

第一章 纳粹政权推崇的“德意志文化”	(179)
一、纳粹政权的文化机构.....	(180)
二、纳粹政权推崇的“德意志文化”	(182)
三、纳粹政权的“焚书”与“驱儒”	(190)
第二章 纳粹主义教育	(193)
一、纳粹当局的教育方针.....	(194)
二、纳粹控制下的大学教育.....	(197)
三、纳粹统治时期的中小学教育.....	(205)
四、纳粹当局的特种教育和校外教育.....	(209)
第三章 民族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和新闻	(215)
一、纳粹官方文学和文学家.....	(216)
二、纳粹主义艺术与纳粹艺术家.....	(230)
三、纳粹主义的新闻.....	(255)
第四章 知识界的呐喊与抗争	(259)
一、进步知识分子及抵抗文化.....	(260)
二、“国内流亡者”及“抽屉文学”	(273)
三、知识界的流亡者与反法西斯的流亡文化.....	(287)

第五章 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	(302)
一、海德格尔生平及著述	(302)
二、海德格尔的纳粹问题	(306)
三、海德格尔“向死的哲学”	(315)
主要参考书目	(320)

上 篇

希特勒法西斯主义 的知识界渊源与 德国文化传统



第一章

希特勒的极端民族主义 与德意志文化传统

极端民族主义思想是希特勒纳粹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希特勒都将德国的极端民族主义发展至顶峰。然而，值得人们思索的是，希特勒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想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它为什么会有那么雄厚的社会基础？这应该从德国极端民族主义的文化传统中去寻求答案，从对德意志民族精神的形成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思想家的思想中寻求答案。

德意志的民族主义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和走向极端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路德、赫尔德、费希特、黑格尔、斯宾格勒等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不可否认，他们的思想在德意志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德意志民族的形成过程中，在德意志民族的统一过程中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同样不能否认的是，他们的民族主义思想不仅直接为希特勒的极端民族主义提供了理论来源，而且为希特勒的极端民族主义创造了一个适宜的文化氛围。

一、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最初 呼唤者——人文主义者 和宗教改革家

生活在现今德国土地上的居民通常被称为日耳曼人。但是，日耳曼人并不是德国土地上的最早居民，他们最初居住在德国北部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南部，寒冷的气候和贫瘠的土地迫使他们不断地迁徙，寻求理想的生活场所。“在不断地努力要超过祖辈的活动中，他们简单的头脑受到了震动”。德意志著名的音乐家舒伯特在《流浪者之歌》中，深刻地表现了早期日耳曼人的社会文化心态：

流浪，不断地流浪，带着血和泪，
仰问苍天，何处是我的归宿？
灵魂在我身边暗告：
到你没有去过的地方，那儿有一切欢乐。^[1]

日耳曼民族的各个部落既不完全是游牧的，也不完全是定居的。他们随时准备定居下来，但同样随时准备迁移。因而，他们没有形成居住中心，没有自己的教堂和庙宇，自然也没有形成稳定的民族文化，没有自己稳定的民族国家，德意志民族意识更是无从谈起。

到公元5世纪，日耳曼人的一个部落征服了高卢，建立了自己的第一个国家法兰克王国，这个部落的首领克洛维为后来

[1] 艾米尔·路德维希：《德国人》，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9页。

的加洛林王朝奠定了基础。公元 800 年，加洛林王朝的第二代国王查理由教皇加冕称为查理曼，即查理大帝，法兰克王国也称为查理曼帝国。查理当政期间，不断地向外扩张，建立了一个东至易北河和多瑙河，西至大西洋，北达北海，南临地中海的庞大帝国。然而，帝国内部并不巩固，缺乏统一的经济基础，随着封建制度的形成，地方封建割据势力迅速强大。843 年，查理大帝死后不久，帝国分裂为西、东、中三个法兰克王国，这就是德、法、意三个国家的起源。962 年，德意志地区萨克森王朝的第二任国王奥托一世进军意大利北部，打败了教皇的反对派。教皇为其加冕，称“罗马皇帝”。他创建的帝国也被称为“神圣罗马帝国”，后来又被冠之以“日耳曼民族”的字样，称之为“日耳曼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到近代后期德国称霸欧洲后，又称它为第一帝国（俾斯麦时期的德国称第二帝国，希特勒时期的德国称第三帝国）。帝国领土以德意志地区为主，最大时包括意大利北部和捷克等地区。但实际上帝国有名无实，并未建立有效的统治，在帝国内部诸侯割据，邦国林立。只要看一眼中世纪时的德国地图，就能发现其中独立的教、俗诸侯国数量之多令人瞠目。而且，更令人困惑不解的是，德意志地区甚至没有统一的民族语言，德语、拉丁语、法语在这一地区同样流行。试想，在这样一个一盘散沙的国家里，哪里有民族主义的立足点。

所以，到中世纪末期，当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形成了民族国家，并开始向海外扩张，争夺“阳光下的地盘”时，德国人只能满足于“阳光下的空气”。同时，四分五裂的状态也决定了德国近代初期的民族主义以结束分裂割据，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捍卫德意志民族的利益为主要内容。

近代德意志第一批民族主义者是著名的人文主义者和宗教改革家，代表人物是乌尔里希·冯·胡登和马丁·路德。

人文主义那时被称作是异教徒的洗礼。确实，优秀的基督徒为了锤炼自己的思想，希望尽可能多地复古。一时间，古典时期的文化被发掘出来，在意大利，对美的追求与渴望，犹如一根魔杖引导狂热的青年去寻根探源。一开始，德意志人也被搞得神魂颠倒，一心向往南方，那里有他们想象中的美，就像《旧约》预言书中讲的故事，将在新时代成为现实。继而，德意志的人文主义者开始崇拜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他们试图从历史和传说中寻求德意志文化比罗马文化更悠久、更优越的依据。而且还想证明，意大利人没有理由把德意志人视为野蛮人。

首先是历史学家布拉乔利尼发现了塔西陀的《日耳曼尼亚志》手稿。在这本书中，塔西陀记载了日耳曼人从氏族公社向国家的转变过程，并比较了日耳曼人诚实、单纯、严谨、刚毅、勇猛的精神和当时罗马上层的那种腐败、堕落、屈从的风气。从而得出了如下结论：日耳曼人的精神世界是优越的，他们是新兴的力量的代表；罗马则是腐朽的、堕落的。新兴的力量一定能够战胜腐朽、没落的势力。德国的历史学家希望通过颂扬德意志的过去和德意志民族的优秀品质来唤起德国人的民族感情。

1501年，人文主义者海因里希·倍倍尔声称，在德意志最辉煌的时期，日耳曼人实际上已经征服了整个世界，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比日耳曼人对基督教世界的贡献更大，因此，只有德意志人才能够统治世界。另一位人文主义者阿尔萨顿·雅各布·温姆芬林则强调，查理曼是统治法国的德国人，他血液仍在德意志王朝家族的血管中流淌，但在法兰西早已经荡然无存。“必须明白，德意志人与法国人是截然不同的，他们头发的颜色、脸型、语言、特性和风俗习惯。德意志人习惯于通过他们自然的正直赢得他们的胜利，而法国仅只通过他们人力的

数量才赢得”。^[1]

正如德国著名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所分析的，德国的人文主义者也陶醉在本民族的优秀文化里，并产生了强烈的优越感和自豪感，他们认定，“德语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德国人也因而是被上帝派来统治世界的民族。甚至认为在伊甸园中的亚当就是讲德语的。他们坚信，在语言大混乱前离开巴比伦的雅佛，后来移居到德国去了。亚历山大大帝只不过是一个被德国人征服的希腊某地的小官。耶路撒冷是德国人发现的；亚马逊人是雅佛的后代，萨克森人的后裔，以及德国人是第一批基督徒；拉丁和斯拉夫族只是很晚才形成的二等民族等等”^[2]。从德国人文主义的民族情感中，我们可以隐约感觉到极端民族主义的萌芽或冲动。

这一时期影响最大的人文主义者是乌尔里希·冯·胡登。他出生于法兰克尼亚最古老的家族——一个凶狠残忍、无法无天、专横暴戾的贵族家庭。他是家中的长子，但他那虚弱的体质和病态的性情使他父亲铁了心让他终生从事教士这一上帝的职业。11岁 时，他被送往古老的富尔达修道院，时间不长，这个早熟的孩子发现自己与教会无缘，他憎恨经院神学，但对其他各门学科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胡登去见自己的父亲，希望他能够为自己谋取当一个学者和作家的前程。但这位法兰克尼亚的老骑士有着一副铁石心肠，他允诺乌尔里希在自己的教育上可以花费无论多长时间，但最终还得参加教会的工作。在这件事情上，胡登同他父亲一样固执，他决心逃出修道院去走自己的生活道路。他究竟怎样逃出去的人们无从知晓，他先是

[1] 柯恩：《民族主义观念》，转引自李宏图：《西欧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61 页。

[2] 艾米尔·路德维希前引书，第 73—74 页。